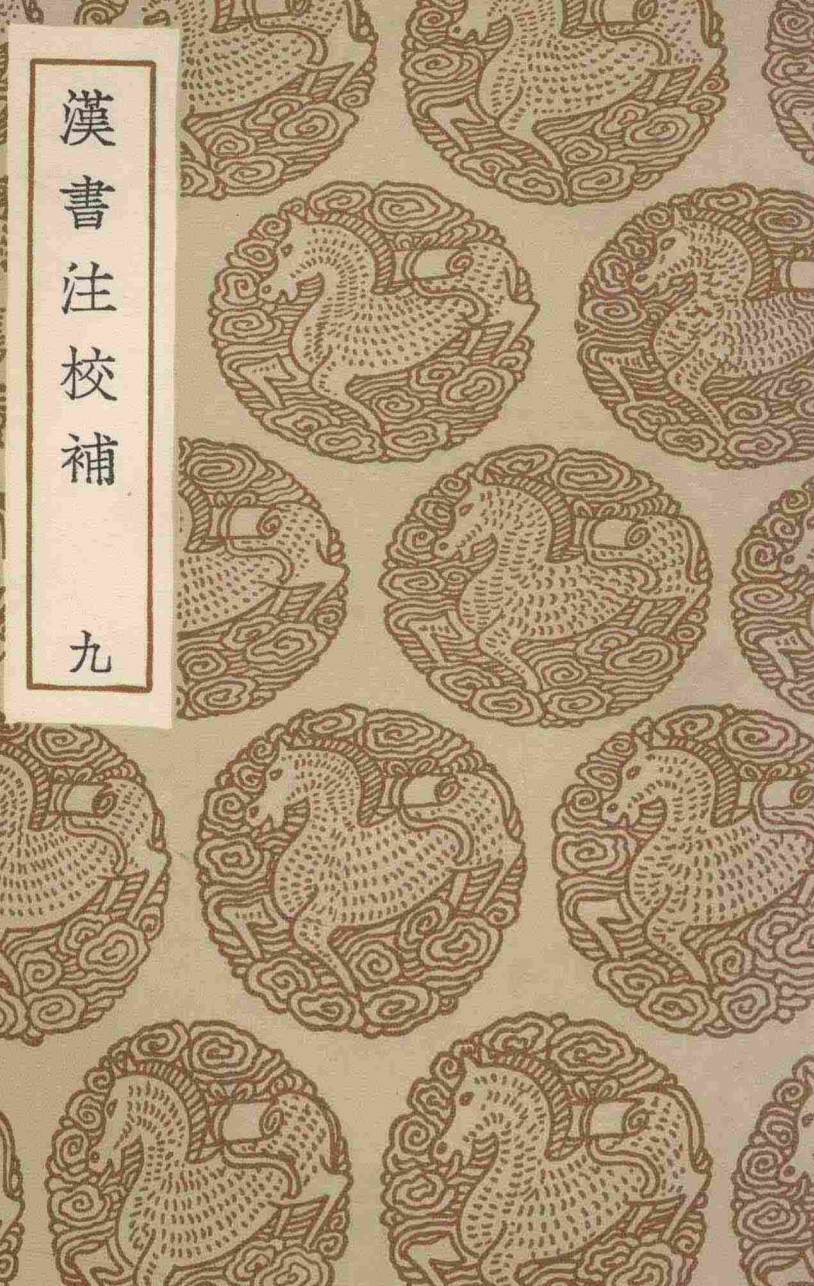


漢書注校補

九





漢書注校補

(九)

周壽昌撰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六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遂揖官屬目下行衛者。

揖則不拜謁矣。官屬以下行衛者。自衛尉官屬以下諸官也。

出先置衛。

置玉篇安置也。言道天子出則安置衛中事。猶言布置也。

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

壽昌案。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廬爲區廬。區廬若今之宿仗屋矣。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

案劉向說苑至公篇有云。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則繼世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今韓氏易不傳說苑想亦本之也。

上書頌寬饒曰。

劉奉世曰。頌讀如上書自訟之認是也。顏注非。

加豐秩光祿大夫。

壽昌案。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見百官表。司隸校尉亦秩比二千石。見續志。豐見任司隸校尉。與光祿大夫相等。其云加秩者。以光祿大夫之俸加之。非加其官於司隸上也。吾邱壽王傳。上以壽王爲東郡都尉。不復置太守。詔云。任四千石之重。亦猶是也。但彼外任都尉太守各有職事。故是兼任。光祿大夫中朝官事少。故豐仍專任司隸校尉也。

繫掖庭祕獄

掖庭祕獄。案谷永傳有云。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燬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劉輔正以論趙氏詔繫。此獄慘毒可想。

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

注。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將軍。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壽昌案。此本漢舊儀。凡書中云內朝外朝及中外等。皆準此說。

右將軍廉褒

壽昌案。段會宗傳贊云。廉褒以恩信稱。而褒無傳。百官表云。成帝永始四年。執金吾廉褒爲右將軍。五年免。西域傳云。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二十斤。繒三百匹。當在建始年中。爲執金吾以前。其可見者。惟此。上書列名。及孔光傳議立定陶王兩事。卒坐蒞于長王立事。免爲庶人。後又起用。事王莽。雜見莽傳。子廉丹。其後人廉范。後書有傳。

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

顏注引戰國策鳴犢鐸犢二人。又引古今人表鳴犢竇犢二人。案史記孔子世家作竇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作澤鳴犢鐸。

上迺徙繫補共工獄。

百官表掖庭爲少府屬官者主之。又有攷工室。王莽始改少府曰共工。劉輔之獄在哀帝時。莽尙未改。易官制。此共工獄。應仍曰攷工爲是。事貢公。

貢禹稱貢公。蕭育傳亦如此。

曰三公封。

傅晏先爲大司馬衛將軍。喜亦爲大司馬。故曰以三公封。

尙有因緣。

因緣二字始此。六朝造譯佛經者用之。或以爲始佛經者誤也。

崇因持詔書案起。

持詔書案起。胡三省曰。案更始時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是胡氏直以案爲几案矣。壽昌竊謂崇當帝前進諫。豈敢徑持書案而起。且持詔書。則已。又何必持案乎。若然。傅后徑可

以大不敬罪之矣。案正字通。凡官府興除成例及獄訟論定者。皆曰案。丙吉傳所云。無所案驗是也。又云。著書起義亦曰案。卽此所持詔書是也。仍從師古訓爲是。

瞭天罔極。

瞭、毛詩作昊。

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

建始四年忠以少府爲御史大夫。

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張綱語本此。

卽度穉季而譴它事。

度穉季注引李奇曰。過度不治罪。壽昌案。過度二字。當以意會之。度。越也。越。踰也。度穉季。言越過穉季而譴他事也。蕭望之傳。度行積思。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爲高行。亦訓度爲越也。本傳上云。上度。立而用根。卽此度字。

契國威器。

注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師古取李說。壽昌案。晉說是也。契卽挈也。說見溝洫志。自平輿徙平陵。

顏注平陵汝南之縣也。壽昌案平輿汝南之縣。平陵縣屬右扶風。下爲長陵令。則屬左馮翊。注平陵當作平輿。

先見林卿殺婢塔。

婢塔。婢之夫塔也。何謂外人與婢姦者乎。如外人與姦。則林卿殺之無罪。且何得稱塔耶。使奴剝寺門鼓。

此剝長陵令署門之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爲寺。壽昌案。韋昭辨釋名。自漢以來。九卿所居謂之寺。據此。則縣令署亦可稱寺。不必九卿矣。

罪在弟身與君律。

壽昌案。律以廷尉爲平。鍾元領廷尉。故何竝對之言君律也。

陽翟輕俠。趙季李款。

案趙李二人竝鍾元。俱不見游俠傳中。

從橫郡中。

師古注云。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壽昌案。此兩字音去聲。所未喻也。

贊曰。蓋寬饒爲司臣。

寬饒官司隸。故稱曰司臣。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目令詣太常受業。

注。如氏謂令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壽昌案。武紀。顏注云。郡國每歲令所徵之人與上計簿使俱來京師也。續百官志云。太常每歲選試博士奏其能否詳見儒林傳序。

下車趨門傳呼甚寵。

壽昌案。王仲翁以光祿大夫給事中故到小苑東門。尙得傳呼也。望之時以郎署門候正守門。故仲翁謂爲抱關。此亦可備漢官儀之一證。傳呼若後世呵導之類。

兄子山領尙書。

壽昌案。山爲霍去病孫。從光言應作兄孫。山爲是。且禹不得有兄也。非班史偶疎。卽轉寫之誤也。攷去病傳。子嬪嗣。無子國除。去病死。不聞有庶子也。光亦止有子禹。竝無他子。山列於雲之次。疑山亦禹之子。嗣去病爲孫者也。

軍目夏。

言用軍以夏時也。案宣帝紀神爵元年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

望之與少府李彊議。

壽昌案。百官表李彊字中君。望之以少府遷右馮翊。則彊守少府。望之以大鴻臚遷御史大夫。則彊爲大鴻臚。彊蓋屢與望之接任。故持議易合也。

侯年寧能父我邪。

壽昌案。因上以丞相丙吉年老重之。吉卽生自武帝初。其爲魯獄史。遷廷尉監。當在武帝中年。歷武昭兩朝。至宣帝神爵三年爲丞相。已八十餘年矣。故望之云然。望之時已年踰六十也。服注及劉攽劉奉世勸誤俱不合。

本朝所仰。

本朝猶今稱中朝也。壽昌案。本傳前云。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可證便道之官。

壽昌案。望之以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俱在京城。中云便道者。詔其受印。上故印。後卽取便路至官所。不使有顧望也。

書曰。戎狄荒服。

顏注曰。逸書也。壽昌案。此本國語周語。非逸書。或書曰之書字。係泛指古書言。不然。則書字偶誤也。顏注失攷。

恭顯又時傾仄見詘。

壽昌案。文穎謂恭顯心不自安。師古謂見詘於天子。皆非也。此直謂其論議傾仄。見詘於望之等四人。

故望之爲帝云云。大與恭顯忤也。

我關東人。

案鄭朋會稽人。時南人皆得稱關東人也。

朋黨相稱舉。

朋黨二字陷人始此。

目鄆名賊梁子政。

顏注謂名賊者。自顯其名。顧炎武曰。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師古注非。壽昌案。顧駿顏說是也。但此是賊耳。何得以名王比。此蓋著名之賊。名猶名捕之名。謂詔所指名欲誅者也。

咸字仲。

咸爲張禹堵。

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

案漢雜事云。入爲鴻臚卿。不任賓贊。蓋以病不能任贊導九賓之事。此云不及。卽不任異文。非有別義也。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

藝文志、兵家有孫子兵法、楚兵法、太壹兵法、天一兵法、神農兵法、鮑子兵法、雜家兵法等書。又有兵春、秋三篇、奉世所讀殆此類。

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曾若王亦將衆數千人畔。

齊召南曰、昭帝應是宣帝之譌、昭帝時、奉世名尙未著、安得持節將兵、且西河屬國始置於五鳳四年、宣紀可證也、當昭帝時、尙無西河屬國、安得有叛人耶、壽昌案、齊說詳確、下云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攷惠封長離侯爲宣帝本始四年、薨在元帝初元二年、皆不得及昭帝時、所云昭帝末者、實宣帝末也、詔召丞相韋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

此所謂五府也。

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

壽昌案、此元帝永平二年事、食貨志云、元帝初元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斛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云一石直二百餘錢是也、方扶南云、漢世錢以緡論、二百餘緡斯貴矣、此方誤也、二百餘止二百餘錢、非二百餘緡、檢食貨志可證、卽上云石五錢、斛八錢、亦豈得以緡算耶。

再三發輶。

說文、輶、反推車、令有所付也、一曰、輕車、淮南子說林訓、傾者易覆、倚者易輶也、注亦云擠也。

必有成敗者。

宋祁曰：南本作成敗者之患。壽昌案：以患字連上讀似不合。敗可患，成有何患乎？且下兩句意亦不接。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

顏注云：別有一安國，非武帝時人是也。前安國已死於武帝時，此則元帝時事。目秩出爲上郡太守。

注：如氏曰：以鴻臚秩爲太守。壽昌案：馮野王本官大鴻臚，秩中二千石，太守則二千石也。漢制郡大增秩者爲中二千石。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上郡係邊郡，未增秩也。

朔方刺史蕭育。

據此則育傳云：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尙有朔方刺史未敘及。

不分別予賜。

注：如氏曰：予，予告也。賜，賜告也。壽昌案：杜欽引令本如此。下云：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歸。又云：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大將軍王鳳不聽欽言，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時野王以病滿三月，賜告歸杜陵就醫藥也。

數謂參物禁太甚。

壽昌案：物禁太甚。此李斯引荀卿語也。見史李斯傳。翟方進勸馮參，卽是此意。顏不引此而別注，失之。

君侯目王舅見廢。又而君侯盛修容貌。

壽昌案。楊惲傳。邱常稱惲爲君侯。今翟方進亦稱參爲君侯。後漢任尙稱班超爲君侯。皆因侯爵稱之。不必爲相。自後卽不侯。亦稱。久不遵漢儀之說矣。

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旣隕之。

上四人無宜咎而有屈原。下引小弁之詩。而以離騷之辭配之。末又引小弁詩中兩語。壽昌案。毛傳以小弁爲宜咎作。三家詩以爲伯奇。此以離騷配小弁。以屈原配伯奇。則主三家立說。而小弁不作小卜。則兼用毛詩。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而許后自殺。

許后以產後服附子。不合治法而死。此直云以殺死。霍后傳亦云殺許后事頗泄。蓋以藥殺之也。無財幣目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

壽昌案。此多從之字斷句。凌本李讀本何校本皆然。趙王句幾不可通。此事何與趙王也。細審當以無財幣以通顯爲句。下云之趙。卽博所云北游燕趙也。亦卽所云北海之瀕也。王淮陽王也。使謁者持牛酒與黃金勞博者。勞其之趙求賢也。

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

顏注引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壽昌案論語德行上無孔子曰三字。蓋鄭氏本合上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爲一章。皇侃則以德行下別爲一章。釋文從之。顏注殆仍從鄭舊說也。又史記弟子列傳亦有孔子曰。今論語無孔字。

兼此四者。

上雖四偶語。而中引五人。此云四者。以顏冉共爲德行也。

顯具得此事告之。

宋祁曰。顯字上宜有石字。告之之字衍。劉敞曰。之字衍。壽昌案。上已有石顯。此不得再有石字。宋與劉以告字屬下讀。故疑衍之字。壽昌案。告之者。告於上也。下方詳述房與博之罪。卽所告也。作兩句讀。自不衍之字。

蓋曰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

壽昌案。禮記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注考。稽考也。壹卽一。曰蔑之命矣夫。

蔑。今本論語作亡。

子懷王文嗣。

文表作芳。

二十一年薨。

表作十一年。

王莽立顯子嬰爲孺子奉平帝後。

壽昌案。嬰非必本名。或以嬰幼。故呼之。王莽取其與秦子嬰相同。遂以名之也。莽敗後。平陵方望等起兵。臨涇。立爲天子。後爲更始臣。李松擊破殺嬰。王子侯表。但云莽敗死。從略也。

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嬌。

藝文志作光祿大夫張子嬌。蓋由太中大夫而遷也。正嬌應作僑。

然後富貴不離於身。

宋祁曰。舊無不字。云離於身。蘇子瞻云。此文與孝經小異。離附離也。今作不離其身。疑爲俗儒所添也。壽昌案。宋景文薨於嘉祐元年。蘇文忠嘉祐二年始得第。年輩不相及。宋安得引蘇語。前人謂宋校本語。多後來僞託。此益可證。或謂蘇校係後人附錄。非宋引之。則何爲宋稱名。蘇轉稱字也。

本朝不和。

此本朝謂本國之朝。與蕭望之傳本朝爲中朝者異。

述修厥德。

述修。今詩本作聿修。匡衡傳引詩仍作聿修。殆當日齊魯韓各家傳寫有異爾。述聿互通。說已見賈山

傳。

太史公書。

壽昌案東平王上疏。既云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此王鳳對上復稱太史公。以爲公是官稱。則無此官。謂尊之爲公。亦非對上語。此班史隨筆爲文。偶未檢正也。

立三十三年薨。

表作三十二年。

共因幸臣董賢告之。

壽昌案躬實因中常侍宋宏上變事告帝。不因董賢也。哀帝時寵賢欲侯之。故詔云躬寵因賢以聞。此傳從詔書也。

又立思王孫成都爲中山王。

成都於莽篡時貶爲公。明年獻書言莽德。封烈侯。賜姓王。

匡爲東平王。

匡立爲東平王。已在居攝元年。

追尊共王爲共皇帝。

殿本明監本凌本同。惟毛本無帝字是也。哀帝紀可證。紀共字作恭。

王爲信都王。

王字劉攽謂應改立字。然各本皆作王字。似不必改。上王字讀去聲。王之也。卽立字意。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庸作目供資用。

壽昌案。庸作卽司馬相如傳所云。與庸保雜作也。西京雜記。匡衡勤學。邑有大姓家。富書籍。衡乃與客作。徧讀之。三國志注引魏略云。焦光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是客作但供力役。不受庸資。

匡鼎來。

師古引賈誼傳。天子春秋鼎盛。訓此鼎字最確。壽昌案。賈捐之傳云。顯鼎貴。亦猶是也。況語明云。匡鼎來。卽云匡說詩。不云鼎說詩。益知鼎之非字也。

衡射策甲科。目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

顏注。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案景科卽丙科。顏在唐時諱丙也。儒林傳自作丙科。

遣衡歸官。

遣歸官。此官字亦學官之舍。匡衡故爲平原文學也。

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

顏注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壽昌案古服皮者以毛爲表毛在內卽爲反也。如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純毛傳古者素絲以英裘疏謂英猶飾也。蓋以素絲與羔羊毛色相稱而飾之也。狐裘蒙戎卽尨茸。杜注亂貌。毳衣如裘羔裘如膏狐裘黃黃凡皆言其毛色舉此可類推。

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

壽昌案風俗通五霸篇有云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諡曰繆檢此注所引應劭之說全不同且書作穆亦不作繆也。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注引張晏云壽昌案鄭氏詩譜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衡學齊詩而與毛詩說同也。

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顏注云壽昌案詩譜侯甚畜愛物儉不中禮說亦與齊詩近。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顏注云商邑京師也壽昌案毛傳同後書樊準傳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注韓詩之文此引齊詩與毛詩文同與韓詩義同而文異也。

將欲度唐虞之隆。

度唐虞之隆。壽昌案。度。法也。不宜作過字訓。

孔子論詩。以關雎始。

壽昌案。關雎。本書杜欽傳。後書明帝紀。馮衍楊賜張衡等傳。引魯詩。後書明帝紀。馮衍傳。注。引韓詩。皆作刺詩。衡受詩學於后蒼。而引其師言。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專頌后妃之德。必齊詩說也。與毛詩傳說相同。焦贛易林履之姤云。雎鳩淑女。賢聖配偶。是贛亦主齊毛兩家之說。李黃集解。引齊詩云。關雎。周衰之詩。鄭樵六經奧論。引齊詩云。康王政衰之詩。疑皆不確。匡衡說最古。自以匡說爲正。

正躬嚴恪。

禮嚴威儼恪。嚴恪。正有二義。不必訓嚴爲儼也。

目立基楨。

壽昌案。基。址也。楨。卽書費誓。峙乃楨榦。孔傳曰。題曰楨。又曰。楨。當牆兩端者也。注。楨榦。築牆所立兩木也。蓋基以立其址。楨以固其防。取義如此。

免爲庶人。終於家。

案漢相免爲庶人。終於家者。自匡衡始。

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

問奉詔策問也。

目列侯朝朔望位特進。

朱雲請斬禹折檻正此時事。

後堂理絲竹筦絃。

絲竹筦絃四字。王右軍蘭亭序本此。或謂右軍四字爲複。是未讀漢書也。

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又上臨候禹。又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曰。天變。

據此。則車駕臨幸者數矣。至於上親拜於牀下。又辟左右問事。漢相尊寵。未有逾此者。

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

案禹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退。計當在七十外。至此又十四年乃薨。應八十餘。或且九十矣。

爲論語章句獻之。

藝文志論語家有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又孝經有安昌侯說一篇。

念張文。

念訓若倍誦。猶今云讀書爲念書也。今俗書作唵。本詩民之方唵呶之唵。借用字。

孔子十四世之孫也。

因光係聖人之後。故詳序其世系。

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眞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襄子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

帛禮記作白。子眞箕。史記作子京。順。史記作慎。又忠生武。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史記作武。生延年及安國。又長沙太傅。史記作太守。壽昌案。名字官爵之誤。或傳寫有譌。惟孔安國世次。此書以爲忠子。爲孔武之弟。史記則以爲孔武之子。譌舛太甚。攷太史公會及安國門。親受尙書學。豈有不悉其師之祖與父而妄書者。班氏生後二百年。全恃簡冊傳寫。不無錯紊。似當以史記爲正。然案長沙國非郡。不應有太守。當從本書作太傅。

目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

案左右前後將軍皆秩萬石相同。此是仍任本官兼領他官之銜耳。

罷歸。

據朱博傳。知亦免爲庶人也。

援納斷斷之介。

壽昌案。書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傳曰。如有束修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馬融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王肅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此正用秦誓語。光固治尙書學也。今本作一介臣。

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

案罷相復起。降秩拜官。亦漢相中僅見者。

犬馬齒載。

載卽蓋。古字通。山海經有載民國。釋文引韓詩胡迭而微。迭作載。說文云。載。大也。引詩載載大猷。走部作趨。皆載也。古今字也。

明年徙爲太師。

壽昌案。百官公卿表。太師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卽指此事。蓋光此官亦見授也。攷應劭漢官亦云。太師古官。漢初惟有太傅一官。位在三公上也。光薨後。惟馬宮曾一代爲之。旋廢。自是至後漢一朝皆闕。此官不拜。逮後漢末董卓始一拜此官。

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

劉奉世曰。可字疑非。壽昌案。此必詔使護喪之諫大夫謁者二人。奏請用甲卒五百人。上可其奏也。觀霍光傳。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是盡發其卒。不計多少也。此則允用五百人。可卽允也。王溫舒傳。得可事論報。卽此可字。

治春秋嚴氏。

壽昌案。眭孟受春秋於嬴公。孟弟子百餘人。以嚴彭祖顏安樂爲明。安樂授淮陽冷豐。豐授馬宮。春秋

自分嚴氏顏氏兩家學。此當云治春秋顏氏。不當云嚴氏也。
目宮爲太子師。

莽以宮爲太子師。疑誤。

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左傳文十八年。埋之馬矢之中。豈宮之先以此得氏耶。或卽漢之馬適氏。矢適音相近也。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七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居喪哀慼。

壽昌案說文慼憂也。從心戚聲。書盤庚率籲衆感。注感憂也。說文有慼字無感字。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

卽下張匡對中所云頻陽耿定上書也。

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

宜從劉奉世作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爲一句。匡對曰爲句。壽昌案。匡衡傳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朱博傳有詔左將軍起宜與中朝者雜問。皆此類。師古從匡字斷句。誤也。

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

宜從劉敞刊誤。作聖主崇孝遠別爲一句。不親後庭之事爲一句。其義不注自明。劉敞說同師古。從親字斷句。誤也。

卒無忱愁憂。

忱愁卽書所謂忱惕惟厲也。愁惕古今字。

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

漢儀注有若盧獄。主治庫兵將相大臣。

天下莫不歸心臣子。

顏注。自託為臣子。劉奉世曰。臣子當屬下句。陽夏公謂如顏讀亦雅。胡三省曰。以下文大意觀之。顏注

是也。壽昌案。古人文辭質厚。少用語助。漢書尤多。此言天下莫不歸心於太子。而願為之臣子也。故顏

注能達其意。齊氏召南謂臣子二字。連上連下讀並通。殊欠細審。考宋刻本漢書內有陽夏公本案即

引之者衍
齡謹附識

上因納謂丹曰。

謂上因納史丹毋動搖太子之言而諭之也。

丹兄嗣父爵為侯。

壽昌案。恩澤侯表。樂陵侯史高。薨。永光二年。嚴侯術嗣。是丹兄名術也。

永始中。

案百官表在永始三年。

史氏凡四人侯。

表載丹子邯孫獲俱嗣侯。

皆親目外屬封。

劉敞曰：親當作新。壽昌案：親卽親與喜等之親，字同義。若云新封，則傅喜兄弟皆新封，豈但丁明也。
子嗣注。

壽昌案：表載建國二年侯勁嗣，是喜之子名勁。顏注云：史不得其子名，誤。

許史三王丁傅之家。

顏注：三王謂印成侯及商鳳二家也。壽昌案：印成乃宣帝王后之族，王奉光、王舜、王駿、王章、王成諸人。此駿非王陽子章，非泣牛衣者，皆別一人同名者也。陽平之王，乃元帝王后之族，王禁、王鳳、王崇、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王音、王莽諸人涿郡之王，乃史皇孫之妻黨，宣帝之母族，王武王無故皆以宣舅封侯。商則武之子也。謚戾侯，與謚景武侯之王商又別。顏但注商鳳爲二家，未析。

丹之輔道副主。

禮：天子之元子，注：儲君、副主也。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六，引荊州星占曰：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儲君、副主之宮。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史。

百家表中尉屬有都船令丞，如氏曰：漢儀注：都船獄令，治水官也。壽昌案：此獄史最卑下，云以大司農

斗食屬方爲斗食佐史有秩下補不其丞方爲縣令不屬都船獄矣。

又念十金法重。

壽昌案漢律科吏賊至十金卽死罪觀馮野王傳爲左馮翊所屬池陽令並素行貪汙野王部督郵掾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本傳池陽獄掾王立受囚家錢萬六千立自殺翟義傳宛令劉立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南陽太守翟義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皆可證宣爲相府。

案相府非官也不得曰宣爲之應以府字屬下句言府中有辭訟也觀上守馮翊時自言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亦以府字貫首可知。

欲令創威面目使不居位。

壽昌案據此則漢制應以創傷不能居位而杜欽以目偏盲仕武庫令後拜議郎許商被病殘人官光祿勳何也。謹考黃霸傳霸爲揚州刺史有許丞老病雙

不相敕丞化。

宋祁曰丞當作承壽昌案丞承古字通百官表丞相掌丞天子注引應劭曰丞承也大戴禮保傅篇博問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丞承者承天子之遺忘也文選校獵賦丞民乎農桑揚雄傳作承民李延年傳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他本作承意宋祁景德本作丞蕩于長傳晨夜扶丞左右皆作丞不作承也。

傳曰。遇人不目。義而見痕者。與瘡人之罪鈞。

注。應劭曰。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壽昌案。應說非也。玩辭意。俱是傷人。但痕與瘡。微分輕重耳。遇人見痕。是使人傷見痕。非受痕於人也。蕭該音義引晉灼曰。痕。裂也。說文。痕。毆傷也。瘡。說文曰。病也。該案三倉云。瘡也。張衡西京賦。所惡成瘡瘡。李善注。瘡瘡謂癩痕。則與應說無癩痕者異矣。惟漢以瘡瘡歸一律。故曰罪鈞。言見痕之輕。與瘡人之稍重。其罪同也。若見毆與毆人同罪。恐無此律也。

宣坐免爲庶人。

案。漢相免爲庶人。終於家者。匡衡後有薛宣。

因畱與主私亂。

壽昌案。此全無其事也。敬武長公主爲宣帝女。考外戚傳。宣帝有一館陶主。爲華健仔所生。其敬武之姊耶。卽敬武爲宣帝末年所生。至平帝初元已五十三四歲。若元始中將六十。主雖少寡。不聞有佚行。再降薛宣。年已不小。至暮歲而乃畱子與亂乎。漢末政雖不綱。而清議尙嚴。矧與莽不協。必曹勅治。乃主薨後。太后猶欲親臨其喪。主之無失德。益可證矣。此皆因主平日出言非莽。莽恨而畏之。造此誣讎。觀莽傳云。窮治呂寬獄。內及敬武公主。故欲致主死。並死其子薛況也。史氏襲莽舊聞。不將年事審正。以辨其非。不得謂非巨戾也。

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

案治所平時刺史所居之治也。非行部時所止。故必俟其行部還始令詣之也。下云各使屬其部從事。方是行部時所治。續志冀州刺史治在高邑。前漢爲鄗屬常山。

對言惶恐。

慚於下。欲太守存問始起。故先以惶恐二字先之。猶奏記之先言主臣。皆發語辭也。顏注云。懼新太守之威。非是。若誠懼則無以下云云。

迺敢起職。

壽昌案。起職。卽言起而就職也。明凌氏諸本職字上有就字。此是後人加之。後人文所以異於漢人。語助多而無須注釋也。

目是豪強慙服。

壽昌案。慙。說文。慙。慙也。从心執聲。慙一作怖。莊子曰。子方慙然似非人。注。不動貌。與讐通。失氣也。

如律令。

顏注曰。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壽昌案。顏注泥。如律令三字。漢制官府文移中常語。史記儒林傳。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末云。請著功令。佗如律令。文選載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末云。如律令。東觀餘論載漢破羌檄皆有之。漢聞熹長韓仁銘碑末。亦有如律令三字。本傳前云。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

人事出其中。皆不專指捕盜賊也。律令之簡長三尺。示最尊也。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

案府中言御史府也。顏氏家訓文章篇引此數語。凡烏字皆作烏。云文士往往誤作烏。爲用。宋祁信其說。謂浙本亦作烏。凡烏字當作烏字。壽昌案。顏氏當日所見漢書。或傳鈔偶誤。宋氏取此孤證。欲改古書。未可信也。考御史府稱烏署。見唐制書。烏府烏臺。見白六帖。唐張良器有烏臺賦。云門凌晨而豸出。樹夕陽而烏來。正用此事。是唐以來漢書皆作烏。益可證。

右將軍蟠望等四十四人。

蟠。百官表作蟠。壽昌案。禮檀弓。蟠固不脫齊衰而入見。通志氏族略。漢有逸人蟠慎。據此。則蟠之受姓亦舊矣。殆卽國語有蟠氏之後裔歟。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失父孤學。

壽昌案。無父曰孤。固也。此孤學。猶言獨學。言無父以教之。獨學無所成也。一曰。孤學。猶廢學。國語吳語。以心孤句踐。注。孤棄。棄卽廢也。

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

方進從尹更始受左氏春秋傳。此博士恐卽尹更始。更始本穀梁議郎。後官諫大夫。長樂戶將。從張禹。

受左氏傳。胡常與方進同學。尹更始。受左氏春秋傳。更始字翁君。汝南人。治左氏之張禹。字長子。清河人。非安昌侯也。

司隸校尉陳慶勅奏方進。

陳慶字君卿。以琅邪太守入爲廷尉。在方進爲丞相之次年。非此時。又一年遷長信少府。

慶與廷尉范延壽語。

范延壽字子路。安成人。以北海太守爲延尉。此事當在鴻嘉二三年內。以薛宣爲相。延壽尙在廷尉任也。

會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

壽昌案。地理志。北地郡義渠道。凡縣有蠻夷曰道。又不滿萬戶。故置長。非令也。

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目下。

壽昌案。漢舊儀。丞相爲外朝。此勅丞相薛宣。故請下中朝議也。

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

師古注。引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起。起立迺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乃升車。壽昌案。禮記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似天子立而不坐。據儀禮覲禮。公侯見朝。禮則止於再拜稽首。

自周末衰微。遂有天子下堂而見諸侯之事。漢法近古。禮亦如之。續志補注引漢舊儀云。皇帝見諸侯。王列侯起。侍中稱曰。皇帝爲諸侯王列侯起。起立乃坐。太常贊曰。謹謝行禮。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乃升車。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起。立乃坐。太常贊稱敬謝行禮。晏見。侍中常侍贊。御史大夫見皇帝稱謹謝。中二千石見皇帝稱謝。二千石見皇帝稱制曰。可。太守見皇帝稱謝。晉禮儀志云。漢十月朔。三公奉璧上殿。御坐前北面。太常讚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百官皆賀。本書張禹傳。禹病。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漢有叔孫通朝儀一書。見通典。後佚去。無傳。略引數條。以見漢天子待丞相及百官之制。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

壽昌案。方進不服後母服。與薛宣同。而本傳前云。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是恩過所生。又不同於宣矣。考儀禮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注因猶親也。漢道近古。士禮尤重。方進素名講經。豈容不知。顏注引大功以上云云。似未細審禮制也。又案何武傳。武以迎養後母。恐盜阻道。遂畱止。後免相。策文猶曰。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知漢世之所重矣。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閱之屬。

逢信。字少子。平陵人。任宏農太守。入爲京兆尹。三年遷太僕。至衛尉。

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雀也。

平帝時。春秋左氏傳始立學官。凡文中無引左氏者。獨方進奏中引此數句。緣方進好爲左氏學。其師則國師劉歆。韋賢傳中始見劉歆等引左氏傳曰。此尙在前也。○左傳毛詩立學官。平帝本紀及藝文志俱未明載。僅見於儒林傳贊。

輔湛沒。

注。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沈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壽昌案。天文志。輔星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注。蘇林曰。斥。遠也。史記正義曰。輔。大臣之象也。占欲其小而明。若大而明。則臣奪君政。小而不明。則臣不任職。明大與斗合。國兵暴起。暗而遠斗。臣不死則奪。此明言湛沒。爲方進將死之占。張氏注不合此旨。

萬歲之期。

壽昌案。顏注謂萬歲爲死期。意若指方進者。誤也。此蓋因成帝晏駕期近。李尋占星有驗。豫以誠方進也。且豫占方進亦難保。故下有爲具臣目全身難矣之言。此尙未說到方進也。

言大臣宜當之。

爲上言也。時在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故賁麗言之。二月而方進自殺。三月而帝亦晏駕矣。壽昌案。熒惑所居之宿國受殃。心爲明堂。其大星爲天王。占曰。火犯心。王者惡之。故成帝欲殺方進。以應星變也。內謁徑入。

壽昌案內讀若納。

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耶。

顏注云不如本勿收治壽昌案公羊隱元年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卽不如左僖公二十二年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兩言則如猶言則不如也。

迺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

據後書桓譚傳譚爲掌樂大夫。

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

王莽造誣辭以詆人此其常事考雲傳雖以罪自殺猶得諡爲煬王無不孝其父事乃誣其親毒父死名曰鉅鼠並坐大逆誅死使非有東平本傳雲不重被誣千古乎壽昌所以於薛宣傳敬武公主事不能不爲之考正以主無他傳可辨也○又案王嘉傳廷尉梁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請覆治時上以相等心存顧望欲寬雲罪詔免相爲庶人雲遂死是雲在當時之獄已不能無疑也。

功封云。

言其敍功封爵策命如此云爾。

謂後母曰。

宜亦有後母恐是義之生母莽誥曰義母練練或其母名也。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太常陽城侯劉慶忌。

慶忌、繆侯劉德之孫。節侯安民之子。慶忌字寧君。於竟寧元年爲宗正。三年遷少府。後謚釐侯。此爲太常。不知何時表未見。

閻妻驕扇。日目不臧。

毛詩閻作豔。序云刺幽王。鄭箋云。當作刺厲王。顏注云。閻。嬖寵之族也。說本魯詩。故亦云爲厲王而作。觀正文。上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下又云。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明指褒閻爲二人。班婕妤傳。哀褒閻之爲郵。班世習齊詩。已同此說。正義引中候。擗雒貳刻者。配姬以放賢。刻豔古今字。以刻對姬。爲其姓與閻一音也。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

顏注曰。周書君冑之辭也。壽昌案。師古誤。此周書文侯之命中語也。君冑無此辭。且君冑係古文尙書。谷永時。未必習古文學。

俊艾在官。

今書作俊艾。

欲未殺災異。滿闕誣天。

末卽今俗作抹。滿卽今俗作曩。

急宜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

如氏注。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永及此爲鳳洗前過也。壽昌案。章對言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是嘗字之說亦誤。考漢初高帝納薄后生文帝。幸張敖美人生淮南王。景帝之王后。先在民間嫁金姓。生一女。景帝納之生武帝。漢世祖宗家法如此。故谷永敢爲此言。

君侯躬周召之德。

稱王譚爲君侯。時譚封平河侯。未爲相也。

小子爲君侯安此。

書中自稱小子。始此。

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

顏注曰。湛讀曰沈。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沈潛剛克。言人性沈密。謂潛深者行之以剛。則能堪也。壽昌案。左傳文五年引商書曰。沈漸剛克。杜注。沈漸猶滯溺也。釋文漸以廉反。正義。箕子商人所說。故傳謂之商書。史記宋世家亦引作沈漸。惟顏訓湛作沈密。漸作潛深。謂字疑衍文。不則而字之譌也。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

帝與張放微行。自稱富平侯。家有張公子之謠。

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

顏注。玉堂。嬖幸之舍也。壽昌案。揚雄解詡曰。歷金門。上玉堂。注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是玉堂非止一處也。

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

樊並蘇令之亂。皆永始三年事。乃序於陳項之上。

詆辭曰。

案詆卽絲古字。聲轉卽義通也。顏依妖作訓。恐非。

厥咎亾。

五行志作厥咎牡亾。壽昌案。此脫一牡字。觀下云。關動牡飛。可證。又志作京房易傳。非洪範傳。顏注誤引。觀本傳云。永於天官京氏易最密。可知。

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免。輒賜告。至永獨卽時免。

案永時已官大司農矣。此卽近世因病勒休之令。

昔文侯寤大雁之獻。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趙倉唐曰。君何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臣願奉使。侯何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遣倉繹北犬。奉晨鳧。獻之。侯曰。擊

愛我知我所嗜好。師古注所引與此微異。大字應作犬。

扶陽侯章育。

章育丞相元成之孫。頃侯寬之子。後諡僖侯。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顏注曰。文母。文王之妃太姒也。劉奉世胡三省則皆以爲文王之母太任。壽昌案。毛詩亦右文母。傳曰。文母太姒也。列女傳云。太姒號曰文母。本書元后傳。稱爲新室文母。後書鄧騭傳。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何敞傳。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皆本周頌。蓋對上假哉皇考言。故稱文母。烈考爲武王。所謂繫之於子也。若是太任則武之祖母。當云擊之於孫矣。似顏注未爲誤。

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篤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

壽昌案。後書范升傳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是以不苟從令爲說。與鄴此言同。閒訓非閒也。蓋漢時說此經如此。論語注引陳羣曰。言子篤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猶以閒作非閒解。朱子集注引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則以閒異解。是又各主一義。與漢經師說不同。

鄴從張吉學。

壽昌案。吉官至都尉。而敞傳無其名。觀其子竦幼孤。則吉亦早世矣。郊祀志載張敞辨汾醢寶鼎銘文。

藝文志云。蒼頡多古文。俗師失其讀。宣帝時。敞從齊人能正讀者受之。故張氏世擅古文學。鄴則敞之外孫。而吉之甥。故亦能受之。至其子林著蒼頡訓纂。蒼頡故等篇。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辯士才辯之士也。易明辯哲也。注辯明析也。是作才慧解。不專主能言說。

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

太守有卒吏。無卒吏。吏當作史。

行部必先卽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目得失。

壽昌案。陶宗儀輟耕錄云。凡學官朔望講說。所屬上司官省憲官。至自教授學官暨學賓齋諭等。皆講說一書。其制實昉於武也。今各省學政蒞學官。弟子每講說一書。俗稱爲下學講書。卽此類。

其兄子爲廬江長史。

劉敞曰。廬江長史。案百官表。邊郡有長史。秩六百石。廬江無緣有長史。就令有之。已六百石。不待刺史。一見爲重。而郡舉之也。明此多長字。不然是卒字爾。壽昌案。劉辨核甚確。第漢自文景後。官制廢置不常。恐廬江此時亦設長史如邊郡也。若謂字誤。則何壽又云。此子揚州長史。不應重誤也。此時刺史未改牧。尙是六百石。所部太守皆二千石。而舉劾實由刺史。長史爲太守所屬。更必見重於刺史。然後郡

得舉之也。百官表所遺甚多，非參考各傳中不得備。

遷沛郡太守

漢時沛郡有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纔數歲，失其母，有一女不賢，其父病困，呼族人爲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與兒，旣而訟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害其兒，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斷決，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或聞州縣得以伸理，其用慮宏遠如是，乃悉奪財以還子。壽昌案，此出宋桂萬榮棠陰比事所引風俗通。今風俗通無之，知宋時風俗通所傳尙多也。

及爲御史大夫司空

壽昌案，成帝綏和元年，武爲御史大夫，旋詔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傳前已敍明，此不容以御史大夫司空兼說。且漢制無司空官，此明衍御史夫三字，而大字宜加於司空上也。

坐戶殿門失關免

壽昌案，此卽左傳宣十二年屈蕩戶之之戶，故師古引以爲證。杜注，戶，止也。師古注從之。唐書李紳傳，擊大毬，戶官道，車馬不敢前，卽此戶字。若樊噲傳，詔戶者無得入羣臣，此戶者，守戶之人，如門者，門尹闔者之類，不能訓爲止也。疑漢制初入爲郎，多令職守門，如蕭望之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與嘉正同。

察廉爲南陵丞。

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壽昌案。南陵地理志屬京兆尹。不屬宣城。宋祁謂宣城。丹陽郡縣名。未爲郡。是也。

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

劉敞曰。加食邑多加字。壽昌案。平當拜相。封關內侯。未得邑封。其食邑戶亦無數。後其子平晏爲相。封防鄉侯。止一千戶。則平當之戶不滿千。可知也。此承平當言。則加字非多也。

示平惡偏。

言示以均平。惡其偏黨也。惡當音烏路切。

故雖多內讖。

多內。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此多內二字所本。

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

漢之笞辱大臣若此。此可補刑法志所不及。

月餘徙爲大司空。

壽昌案。百官表。爲大司馬。四月徙大司空。檢恩澤侯表。丹以大司馬。七月庚午封高樂侯。百官表稱十月徙大司空。從七月數至十月。剛四月。又云爲大司空一年免。建平元年表云十月。朱博爲大司空。從

十月數至十月。恰一年。是從表作四月徙爲合。

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

壽昌案。帝字誤加。觀下云。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哀帝紀云。太皇太后詔尊定陶恭王爲皇。均無帝字。可證。毛本無帝字較勝。共卽恭也。

郎中令洽褒。

郎中令劉敞曰。案是時無郎中令。胡三省曰。令字衍文。壽昌案百官表曰。郎中令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此當哀帝時。故劉氏云。是時無此官。然龔遂傳云。至昌邑郎中令。已不在武帝時。後書劉昭志亦云。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衛官。如光祿勳。恐是太初時更名。未久復之。未可知。百官表偶遺也。

給事中博士申咸。炁欽上書。

炁欽字幼卿。齊人。從許商受尙書。

平帝卽位。復免高昌侯宏爲庶人。

壽昌案。功臣表高昌侯董宏。於哀帝建平元年以罪免。二年復封。三年死。元壽元年侯武嗣。二年坐父前罪免。此宏字誤。宜正作武。○宋本於此下引宋祁曰。通鑑考異云云。夫景文何得見通鑑。乃引考異云云。豈不可笑。此作僞者。太不考也。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八

揚雄傳第五十七上

顧嘗好辭賦。

壽昌案。顧猶但也。禮記祭統。顧上先下後耳。注。顧但也。疏。但尊上者虛先。卑下者處下耳。顏注訓顧爲反非。

靈宗初諫伯僑兮。

壽昌案。隋經籍志有揚雄家牒。卽諫也。

驢騾連蹇而齊足。

案驢騾字見文中。始此。

疊既艸夫傳說兮。

晉灼曰。艸。慕也。師古曰。艸古攀字。壽昌案。殿本作丞。承宋本之舊也。相如傳已有艸字。

弃由聃之所珍兮。黜彭咸之所遺。

壽昌案。雄此篇反離騷。終篇作反字。似責其投汨羅之不合者。引仲尼以譬之。雄之投閣不終。已兆於此。故昭明文選不取此文。

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文選注李善曰。雄荅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壽昌案。宋祁引劉良曰。客卽楊莊也。雄文卽綿竹頌也。

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日求繼嗣。又正月從上甘泉還。還奏甘泉賦。日風。

壽昌案。成帝本紀。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元延元年。卽書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故雄於四年正月。奏甘泉賦。以風賦中屏玉女而卻宓妃。皆風辭也。末云。子子孫孫。長無極兮。則因求繼嗣而致頌也。桓譚新論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案甘泉賦。作於成帝永始四年。雄卒於王莽之天鳳五年。不知譚何有此謬說。而李善注文選。且引之也。

霧集蒙合兮。

霧集下。選有而字。

翳華芝。

翳字上。選有而字。

厥高慶而不可虛疆度。

疆。選作彌。

壁馬犀之隣。編。

壁選作壁

鬼魅不能自還兮。

還、選作逮。

左機槍右玄冥兮。

右字上、選有而字。

前標闕後應門。

後字上、選有而字。

紛蒙籠目棍成。

棍卽混字也。

颺翠氣之冤延。

冤、選作苑。

若登高妙遠。肅虛臨淵。

妙、選作眇。下有亾國二字。

獫桂椒鬱移楊。

桂椒選下有而字。

薊、跌、肸、目、棍、根、兮。

根、選作批。

皋伊之徒冠倫魁。

冠倫魁、選以倫魁能爲句、從選爲是。

眸、神、明、與、之、爲、資。

眸、選作倅。

肸、嚮、豐、融。

肸嚮、左思蜀都賦、景福肸嚮而興作。注、韋昭曰、肸嚮、溼生蟲、蚊類也。大福之生、如此蟲騰起矣。說文、嚮、

布也。肸从十从八月。

目終始、顛、項、玄、冥、之、統。

目終始、選作以奉終始。

天與地杳。

杳、選作沓。

校騎萬師。

師、選作帥。

森泣雷厲。

泣、選作拉。

媵、瀾門。

門、選作閒。

及至獲夷之徒。

注服虔曰：獲夷，能獲狄者也。劉敞曰：獲鳥獲夷，夷，羿皆有方者。壽昌案：下卽云羿氏控弦，似不能引夷。羿，後又重之也。大約漢設有此官，如射聲、飲飛之類，故長楊賦錫戎獲胡，與獲夷同一名，但變文也。此不過兵卒之微，故無定名，亦不入百官表。

太古之覲東嶽。

太、選作夫。

承民乎農桑。

承、選作丞。注引聲類曰：丞亦拯字。說文：拯，上舉也。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宋祁曰：李善注：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卽漢書成紀云：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是也。

七略云。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歲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云。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元年賦。又疑七略誤。錢大昕曰。此傳皆取子雲自序。與本紀多相應。如上文云正月從上甘泉。卽紀所書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也。云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卽紀所云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也。云其十二月羽獵。卽紀所書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也。此年秋復幸長楊射熊館。則本紀無之。蓋近郊射獵。但書最初一次。餘不盡書耳。但二年校獵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並兩事爲一。則紀失之也。戴震謂本紀元延三年無長楊校獵事。不知羽獵長楊二賦。元非一時所作。羽獵在元延二年之冬。長楊則三年之秋。子雲自序。必不誤也。壽昌細案本賦稱明年上將云云。將者未然之辭也。下云秋命右扶風。李善注云。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是當爲元延二年之秋。爲羽獵以前事。若秋亦屬明年說。則上句不得有將字。且可云次年或踰年。不必云明年。明年云者。今年豫計之稱也。左僖公五年三年將尋師焉。又僖十六年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三年明年皆豫計之辭。兩將字亦明其未然也。戴氏謂本紀三年無長楊校獵事。信然。錢氏謂校獵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直謂本紀之失。此則錢氏謬也。考本紀元延二年特書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是明言長楊在前。校獵在後矣。三年書三月行幸雍祠五時。下未書他事。若是秋有校獵事。史臣何惜不濡筆一書。而吝此數字乎。夫君舉必書。史家至要。若謂下年事並書於上年作一事。斷無此體例。試覆案班書全卷。曾有此一失否。錢

氏不精釋子雲自序語信常解而不信史紀誤矣。觀子雲自序云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觀焉。明是秋不過令胡人獲取禽獸於射熊館一隅天子尙未大獵也。至冬十月始行大獵卽羽獵賦所云元冬季月也。羽獵賦末云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卽本紀所書大校獵而胡客從也。安得云二年校獵無從胡客事乎。子雲是秋從至射熊館則賦長楊冬從觀大校獵遂賦羽獵皆元延二年事無可疑也。特以胡客從之事未敘於羽獵中故此備序之也。又檢羽獵賦自序首云孝成帝時羽獵是已稱成帝謚非當時所作可知。大抵雄兩賦皆非一時作後追上之未定何年考成帝一朝止有元延二年大校獵一事前後並無再舉。安能永始三年卽上羽獵賦若綏和二年三月成帝晏駕元年並無幸長楊之事何得有明年之語也。李善疑七略之誤爲是不得謂班氏誤也。

錫戎獲胡

顏注言以禽獸賦戎狄令胡人獲取之也。文選李善注云以禽獸錫戎令胡自獲之也。胡戎一也。變文耳。壽昌案二說皆非也。獲胡卽羽獵賦所謂獲夷之徒。服虔注獲夷能獲夷狄者胡與夷一也。蓋戎卽胡客之屬。賜胡客與獲胡使之從獵也。

木雍槍纍目爲儲胥

注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雍槍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宋祁曰黃朝英云漢武作儲胥館儲胥言皇居也。不必言有儲蓄以待時須也。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陸皆宮館名。壽昌案顏注是宋

引黃說以駁顏者非也。儲胥卽羽獵賦所云儲積共儔也。若儲胥爲宮館雖見甘泉賦然文有同字而異用者如洪崖古仙人名旁皇常用語見埤蒼亦作彷彿豈皆得謂之宮館乎。況木雍槍纍以爲儲胥自是常理若以爲皇居何等寒儉觀羽獵賦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虎路三巖以爲司馬圍徑百里以爲殿門是皇居何等氣象而須於木雍槍纍乎。

謂之茲邪。

選作客何謂茲邪。

封豕其士。

士選作土。

所廕城擗邑。

所選作過擗作擗。

逮至聖文。

聖文卽孝文帝下之於是聖武勃怒卽孝武帝也。

遐萌爲之不安。

萌選作眠。

碎輶輻。

碎、選作碎。

皆稽顙樹顙。

顙、選作顙。

東征日域。

征、選作震。

亦所目奉太宗之烈。

宗、選作尊。注李善曰：太尊高祖也。壽昌案：漢以文帝爲太宗，見韋賢傳。若高帝創業，自應稱祖而不稱

宗。如湯之稱烈祖是也。此宜從文選作太尊。

桔隔鳴球。

壽昌案：書夏擊鳴球，桔隔夏擊，聲之轉也。無庸別求音訓。

時雄芳草太玄。

芳草、選作芳草創。

紆青挖紫，朱丹其轂。

東觀漢紀：漢制，公卿紫綬，九卿青綬。又吏二千石朱兩幡。

顧而作太玄五千文。

選作顧默而作太玄。

獨說十餘萬言。

選作數十餘萬言。

織者入無倫。

選作細者入無間。

製目質鈇。

製、選作制、質鈇、選作鑽鐵。

結以倚廬。

注孟康曰：在倚廬行服三年也。應劭曰：漢律以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壽昌竊疑揚雄此節，正鋪揚漢之盛業，徹以糾墨，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蓋云武功文治如此，卽接云曠以歲月，結以倚廬。言時日之永，田里之安也。無因說到三年之喪，居於倚廬也。案倚通作畸，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釋文倚本作畸。說文畸，殘田也。是倚廬或卽田廬也。凡一字有數訓者，如廬本喪廬，孟子五月居廬，卽儀禮既夕記居倚廬是也。而如本書中君厭承明之廬，日禪小疾臥廬，皆殿中直宿所止。若區廬穹廬，廬兒豈能一訓乎？觀晉陶潛詩，結廬在人境，結廬二字卽節取此語。疑晉時必有正訓，不但作喪居解也。顏注引應說，尤於倚廬不相屬。

江湖之雀，勃解之鳥。

雀，選作崖，鳥，選作鳥。

或立談閒而封侯。

選無閒字。

或擁帚彗而先驅。

選無帚字。

是目欲談者，宛舌而固聲。

固，選作同，同字爲是，固與同因字近而譌也。

鄉使上世之士處虛今。

今字下，選有世字。

激印萬乘之主。

激印，激昂也。

鎖頤折頰。

鎖，選作頰。

炕其氣。

炕、選作亢。

則諄矣。

諄、選作慳。

唯其人之瞻知哉。

唯、選作雖。

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

選作蘭生。生卽先生也。

東方朔割名於細君。

名、選作炙。

不可棍於世俗之目。

棍卽混也。

王莽時。

莽始建國二年。

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據此書。雄卒於莽之天鳳五年。戊寅年七十一。則雄生適當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成帝卽位甫二十。

二歲。陽朔三年己亥。王音始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雄年三十二。永始二年丙午。音薨。雄年三十九。與書中所云四十餘自蜀游京師。爲王音門下史。語不合。壽昌案古四字作三。傳寫時由三字誤加一畫。應正作三十餘始合。案本書五行志。吳王濞封有四郡。顧炎武校正曰。四郡當作三郡。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贗左傳陳蔡不羹三國爲四國也。此漢以前三誤書之證。故自三誤作三。後人遂謂班史七十一歲卒。爲不可信。因將雄卒年缺之者。焦竑則謂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莽。天鳳五年。計五十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將近百年。與所謂七十歲者牴牾。何焯則云。雄生在宣帝甘露元年。至成帝永始三年。爲四十歲。班書贊中言年四十餘。自蜀游京師。王音薦爲待詔。甘泉賦爲四年所上。則又未將王音拜大司馬及薨年一考之也。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九

儒林傳第五十八

故子張居陳。

子張居陳上。史記有子路居衛。裴駟云。子路死時。孔子猶在。班氏覺其非。故刪此句。

殺術士。

術士經術之士。猶別傳中有道之人。稱道人也。

六學從此缺矣。

學。史記作藝。本書述武紀敘曰。憲章六學。統壹聖真。述藝文志敘曰。六學既登。遭世罔宏。述儒林傳敘。

漢存其業。六學析分。皆稱六學。

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方聞。史記作方正博聞。

謹與太常臧。

顏注曰。臧。孔臧也。壽昌案。文選兩都賦。李善注。引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脩家業。武帝遂用之。通鑑於元朔二年載此條。並云。臧辭御史。

大夫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云。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壽昌案。漢官儀。舉博士狀。有身無金瘡痼疾一條。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職官部所引同。

出入不悖所聞。

師古從悖字斷句。劉敞曰。所聞當屬上句讀之。則亦不煩訓詁矣。壽昌案。史記所聞下有者字。則固屬上句讀矣。劉說是也。

而請諸能稱者。

能。史記作不。者字下有罰字。

子乘授齊田何子裝。

裝。史記作莊。班史因明帝諱而改。漢不避嫌名也。

魯周霸。

壽昌案。霸始見郊祀志。以儒生與議封禪。次見衛青傳。以議郎在軍中。此傳後官至膠西內史。霸明易。

兼治尙書學。

皆目易至大官。

史記大官作二千石。

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周王孫故與寬同學。是轉相師授也。壽昌案。藝文志易經類載周氏傳二篇。隋唐志皆不存目。蓋漢以後久佚矣。

寬授同郡碭田王孫。

顏注云。碭者。梁郡之縣也。壽昌案。梁國未爲郡。顏注誤。傳稱同郡者。以未便云同國。故變文書之。注當云梁國也。又案。寬爲梁孝王距吳楚。號丁將軍。越絕書云。吳西城屬小城到平門。丁將軍築治之。此亦寬逸事也。

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

顏注。姓毛。宋祁據風俗通姓氏篇作屯莫如。說甚詳辨。壽昌案。此與溝洫志屯氏河。顏注云。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之說相類。宋所謂毛屯相似。傳寫有誤也。考館陶河決。分爲屯氏河。河以屯氏得名。其地必有姓屯者可知。然各本多作毛莫如。無有作屯者。則宋引應氏之說。不獨顏注不取也。

喜因不肯仞。

顏注曰。仞亦名也。壽昌案。列子天瑞篇。天地萬物不相離仞而有之。皆惑也。注。仞與認通。淮南子人間

訓、非其事者、勿切也。切人之事者、敗注。切卽認。此切字所本。不必如顏訓。

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

顏注云。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或書字誤耳。不當爲京房。壽昌案。京房爲魏郡太守。非齊郡。又未爲大中大夫。且房被誅在孝元建昭二年。距宣帝時已十餘年。此云宣帝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似其時京房已沒。不可得。乃求其傳學之門人。若爲元帝時之京房。則當宣帝時房正少年。何不召房用之。而至求其門人也。此爲別一京房無疑。漢時同名姓者多。不必是書字誤也。

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

顏注云。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壻。此云外孫。誤也。壽昌案。顏注固然。然此傳是以外孫直貫下。宣子章。如義縱傳云。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子中。脩成太后女。其子名中。乃太后外孫。漢書書法例多如此。又案左傳。僖二十四年。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本其母弟。而實其母之寵子也。以母字貫下。與此文法微同。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

據此。賀至宣帝時年已老。其師京房年更可知。其子臨爲黃門郎。亦在甘露中。是宣帝時也。下云傳說

京房法。知前稱京房。非誤字也。

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宏。

前傳中尙有任良。亦其弟子。此未載。此不云授梁邱賀。明賀傳別一京房也。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占章句。

壽昌案：七錄、費直周易注四卷，釋文序錄云：費直章句四卷，注云殘缺。據此，則有章句與傳不合。豈所云殘缺，卽其亡耶？隋志五行家費直易林二卷，易內神筮二卷，梁有費直周易筮占林五卷，久亡佚。而此傳未及，藝文志亦無之。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自言出於丁將軍。

壽昌案：出於丁將軍，言其學所從出，非謂出其門也。丁將軍在景帝時，高在平帝時，世次不相及。費高兩家，易當易未立學官，民間傳之。後漢費氏與高氏遂微。至晉永嘉之亂，費高易學並亡。伏生，濟南人也。

史記索隱曰：案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見後書伏湛傳。晉書伏滔傳亦云：遠祖勝也。寬授歐陽生子世。

壽昌案：倪寬卒於武帝太初二年，寬從生受學，傳其子世。歷孫至曾孫高，高孫地餘。從武帝末年至昭宣元三朝五十餘年，由生至元孫之子已六世，而地餘子政，由元成哀平至王莽已五十餘年。一家中天壽不齊若此。又案百官表：元帝永光元年，侍中中大夫歐陽餘爲少府，五年卒，是卽地餘。表脫一地字也。

授平陵平當。

壽昌案當爲相已在哀帝時。其師林尊事歐陽高。高在宣帝朝。計當相距已四十餘年。勝又事同郡簡卿。

師古曰。簡音姦是也。宜從殿本明凌氏本正作簡。凡作簡者爲誤字。史記淮南王傳。中尉簡忌。索隱。簡姓也。本書淮南傳。注文穎曰。忌。簡忌也。皆同此簡姓。

勝傳從兄子建。

壽昌案。勝傳作從父子建。此作從兄子。考勝稱大夏侯。建稱小夏侯。疑建爲勝之從子。則此傳是也。四至九卿。

壽昌案。許商由博士官將作大匠。河隄都尉。見溝洫志。傳云。四至九卿。此其二也。其二未詳。因目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多於是矣。

案史記從逸書斷句。索隱云。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茲多。史記作滋多。古茲滋通。左傳哀八年。何故使吾水滋。釋文本作茲。

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

服虔注。朝名。都尉姓。後漢書注。遵服說。於夏侯都尉注。都尉名。本書無注。壽昌疑都尉官名。亡其姓。傳中以都尉傳經者不少。可類推。

都尉朝授膠東庸生。

壽昌案。後書作朝授膠東庸譚。是譚爲庸生名也。

授王璜。

案釋文本王璜上有琅邪二字。

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

壽昌案。桑欽未知卽著水經者否。顏氏無注。今無可考。然案地志所引桑欽水道數說。多本之禹貢。則從子真授尙書。似爲近之。

成帝時求其古文者。

案求其古文者。言求能爲古文者也。古文簡質。但以其字爲語助耳。卽以求其古於文者爲訓。亦通。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時約在成帝鴻嘉年間。並之反在永始三年。

申公魯人也。

申公名培。前所稱申培公者也。

申公亦病免歸。

壽昌案。申公赴武帝召。已八十餘。後病免歸。又數年始卒。當九十餘歲矣。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

壽昌案地理志東平國無新桃縣他郡亦無之泰山郡有桃鄉春秋襄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卽此又有桃山縣屬泰山者則因山得名左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杜注老桃宋地尤與東平無涉惟考王子侯表桃鄉頃侯宣東平思王子則新桃疑卽桃鄉東平或因侯表而誤也續志任城國有桃聚卽桃鄉任城卽東平所分置也考釋文無新字則爲桃鄉尤信也

沛褚少孫亦來事式

壽昌案經典釋文敍錄注云褚氏家傳云卽續史記褚先生史記正義張晏云褚少孫潁川人元成間爲博士褚覬家傳云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案宣帝末距元成間不過二十年時足相及所傳微有異耳

轅固齊人也

上稱轅固生生卽先生也

下固刺旣正中其心應手而倒

壽昌案固在武帝初已九十餘此當景帝時應已八十餘矣猶能入圈擊旣壯哉此叟

公孫子務正學目言無曲學目阿世

案曲學阿世公孫宏千古定評以固此言發之

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爲詹事

王嘉傳、薦儒者滿昌、王莽傳、潁川滿昌爲講詩、卽此人、東觀漢記馬援傳、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作蒲不作滿、廣韻、蒲字下引風俗通、漢有詹事蒲昌、

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

壽昌案、寬饒卒引韓氏易傳、以怨謗獲罪、自剄北闕下、

食生爲博士、

宋祁引蕭該音義曰、案風俗通曰、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爲博士、

順授東海髮福、

案髮爲希姓之最、

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壽昌案、史記索隱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

生者省字呼之耳、

西魯徐生善爲頌、

頌、史記作容、

號曰后氏曲臺記、

注、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壽昌案、藝文志春秋家有漢著記百九十卷、注、若今之起居注、

故后倉稱記而不云著記也。

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

案孔穎達禮記正義序云：儒林傳云：小戴授梁人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壽昌檢今傳中。並無此數語。藝文志亦無之。孔氏或別有所據也。

廣川段仲。

史記作殷忠。徐廣注段一作瓊。

步舒丞相長史。

呂步舒以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見史記。壽昌又案鹽鐵論云：呂步舒弄口而見戮。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是步舒卒以罪誅。此可以補史之缺。

嚴彭祖。

卽酷吏傳中嚴延年之次弟。萬石嚴嫗之子也。

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

壽昌案。顏卽顏安樂。嚴卽彭祖也。藝文志載公羊顏氏記十一篇。獨無嚴氏。而七錄載嚴彭祖春秋左

氏圖十卷。古今春秋盟會地圖一卷。隋書經籍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唐志亦載五卷。又漢嚴訢碑。宋政和中出於下邳。云訢字少通。治嚴氏馮君章句。通典引公羊說。有高堂隆曰。昔馮君八萬言章句云云。足徵嚴氏有書。并馮君爲之章句甚長。而志不錄其書目。此傳中亦無馮君名。知班氏所遺不少也。

雲坐爲江賊拜辱命。

江賊卽尹賞傳所云。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荊州故與江夏接壤也。

禹授潁川堂谿惠。

後漢有堂谿典。熹平朝與蔡邕等同校刊石經。蓋堂谿世儒族也。見後書。

惠授泰山冥都。都爲丞相史。

宋祁引風俗通氏族篇云。漢書有冥都爲丞相。壽昌案。漢無冥都爲丞相者。此應氏脫一史字也。又案賈公彥曰。冥氏作春秋。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據此。則冥都當有成書矣。而此傳未及之。

汝南尹更始翁君。

壽昌案。七錄云。尹氏更始。春秋穀梁傳十五卷。經典釋文序錄作穀梁章句十五卷。而此傳與藝文志皆無之。亦其疏也。又案春秋隱九年。俠卒。穀梁傳曰。俠者。所俠也。孔氏疏云。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是更始之書至晉猶存。而班氏未錄。殆亦傳寫脫漏之故。

循吏傳第五十九

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

壽昌案循吏傳文翁有傳。吳公無之。惟賈誼傳特書云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是爲上蔡人。吳公生秦始皇初。至文帝徵爲廷尉。年亦老矣。百官表文帝元年。河南守吳公爲廷尉。逾二年而廷尉爲張釋之。則吳公以老卒官可知。此下云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雖並文翁言之。不啻爲吳公立一小傳。

文翁。廬江舒人也。

太平御覽六百十一。廬江七賢傳曰。文黨字翁仲。欲之學。時與人俱入藁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投我斧。高木上。斧當掛。乃仰投之。斧果上掛。因之長安。受經張崇文。歷代小志作字仲翁。

張叔等十餘人。

壽昌案華陽國志云。翁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又贊云。叔文播教。變風爲雅。道洽化遷。我實西魯。又云。張寬字叔文。成都人也。寬從武帝郊甘泉泰畤。過橋見一女子。裸浴川中。乳長七尺。曰。知我者帝後七車。適得寬車。對曰。天有星主祠祀。不齊潔。則作女。令見帝。感悟。以爲揚州刺史。復別蛇莽之妖。世稱七車張。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考藝文志春秋家無之。蓋七略未入也。

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壽昌案。秦宓所云。遣司馬相如受一經。想卽此時。而宓以蜀人。亦未述及張寬。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

壽昌案。水經江水注云。文翁爲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永初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二石室。出入閨閣。

壽昌案。閨閣。說文。特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爾雅釋宮。小閨謂之閣。說文。閣。門旁戶。爲膠東相。

成爲膠東國相。當在膠東頃王之二十三年間。

武帝末。目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

壽昌案。下又云。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據此。則以貲爲郎。不獨張釋之。司馬相如爲最著也。察補河東均輸長。

壽昌案。均輸。大司農屬官。有令丞。又水衡都尉所屬。亦有均輸令丞。此係均輸長。應視令丞秩稍卑。殆分治於河東者。考百官表。治粟內史。水衡都尉。所屬均輸。有令丞。無長。殆表誤脫也。

其目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

壽昌案。宣帝紀。元康元年。詔博舉吏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宜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時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夏侯勝又口薦於上也。惟詔云。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

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案郡守本二千石。穀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則月少二十斛矣。後守京兆尹始還其二千石。旋以罪廢。復起。又用八百石守潁川。屏泥。卽今俗之謂挖泥也。爲潁川太守。

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弟婦與長姁皆懷妊。長姁胎傷。弟婦生男。輒奪以爲己子。爭訴三年。郡守黃霸使人抱兒於庭。令娣姁競取之。長姁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於手。霸乃叱長姁曰。汝貪家財。欲得兒。寧慮頓有所傷乎。乃以兒還弟婦。出棠陰比事。所引風俗通。

代邴吉爲丞相。

漢孝宣時。霸爲相。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因生一子。及欲分離。各爭其子。遂訟於臺。請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其子還母。案荀子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若夫黃霸戮三男。王尊殺假子。蓋舉其事之類耳。法不禁禽獸聚麀。然人殺禽獸無罪。則戮之可也。出棠陰比事。未詳所引何書。

不及丙魏于定國。

霸以五鳳三年爲丞相。甘露三年卒。定國始爲相。在霸後。此總前後言。

入爲大司農。

邑於地節四年爲大司農。四年卒。

須魏倩而後進。

倩爲無知。字亦似之。必謂韋注爲非。而以倩爲士之美稱。似他處稱人爲倩。若某公某生者。甚少也。至謂以魏倩次蕭公爲偶語。尤不盡然。如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以伯牙對逢門子。揚雄解難。以獲人對鍾期。師曠對孔子。解嘲則以藺先生對四皓。如此者。不可殫述。不得謂倩對公。卽爲非字也。田廣明傳。與客胡倩等謀反。亦得謂胡倩之倩爲美稱而非名乎。奈何師古以汲直相擬乎。

議曹王生願從。

議曹王生。褚先生作文學卒史。

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勃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

史記。褚先生作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武威所變化也。太守曰諾。視此爲詳。

目官壽卒。

考百官表。地節四年。勃海太守龔遂爲水衡都尉。元康四年。大中大夫馮奉世爲之計。遂任此官五年。年約在八十外矣。

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

後漢書劉昭志曰。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此以穀陽長遷上蔡長。同一長也。而此遷於彼。或上蔡之戶。雖不滿萬。視穀陽爲多也。

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闕。

提闕。提卽隄也。刑法志。提封一作隄封。可證。集韻。隄通作提。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

酷吏傳第六十

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

媮、史記作媮、媮、暢也。舒也。師古訓作苟且。於詞意全隔。蓋讀媮爲媮也。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

壽昌案。酷吏首侯封而無傳。惟以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八字括之。蓋封之酷。皆以媚呂后也。故呂氏敗而封亦夷其家。

邳都。河東大陽人也。

河東大陽人。壽昌案。史記作楊人也。注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爲楊。唐初改爲洪洞。以故洪洞鎮爲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邳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邳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

賈姬在廁。

廁。韻會。高岸夾水曰廁。劉向傳。北臨廁。注。服虔曰。廁側近水。此廁字與奏廁之廁不同。而都禁吏弗與。

臨江閔王榮被徵入朝。江陵父老見其車軸折。流涕竊言。亦足徵王之賢矣。而都簿責訊王。致王自殺。可謂酷吏之尤。

匈奴至爲偶人象都。

偶人。史記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壽昌案。今各漢書本俱作偶。無作寓者。師古注。偶對也。足知索隱所見古本。卽顏監亦未見也。

爲人上操下急如東溼。

東溼。史記作東溼薪。壽昌案。白帖卷十六引史記時人語曰。謹上操下。如東溼薪。多時人語曰四字。而成刑極。

刑極。卽言被髡鉗也。英布傳。當刑而王。亦以髡鉗。故謂之刑。

周陽由。

史記於周陽由提行別爲傳。

由呂宗家。

宗家。史記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

未嘗敢均茵馮。

史記作未嘗敢均茵伏。宋祁曰。茵亦作鞞。霍光傳作綈。壽昌案。詩文茵暢鞞。霍光傳。加畫繡綈馮。急就。

篇鞞鞞鞞鞞鞞蓋茵薦軾中或用席爲之字從艸或用絲或用革爲之故字又從絲從革也馮卽伏左傳馮軾而觀續志文虎伏軾皆一義也

與其守勝屠公爭權

顏注曰勝屠姓也瞿鴻禨曰史記索隱引風俗通曰勝屠卽申徒壽昌案卽申屠勝申音近轉寫易譌下一字本作屠無庸易作徒也

盡自此始

盡史記作蓋

禹爲人廉裾

師古訓裾爲傲案裾無傲義蓋裾倨字近而譌邾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也居亦訓傲係倨字脫去一半顏訓未析又元后傳初譚倨不肯事鳳顏注倨慢也卽此裾字

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

報謝報其言而謝絕之不行所請也

諄亂

猶今俗言昏贖此老年疾也觀二疏傳云老諄又嚴延年傳丞義年老頗悖可證悖卽諄亦作勃目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

縱以太后恩得官。卽治太后外孫不少願。特示其武健無所瞻徇也。

直指始出矣。

直指、食貨志謂其人爲夏蘭。

閻奉目惡用矣。

閻奉以元封元年爲水衡都尉。史記稱其朴擊賣請。蓋酷而不廉者也。

稍遷至廣平都尉。

壽昌案。廣平爲郡。在武帝征和二年前。故有都尉。溫舒以河內太守遷中尉。在元狩四年。見百官表。

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

郡中豪。宋祁曰。豪字下當有桀字。壽昌案。豪卽其郡人之桀出者。不必加桀字也。韓安國傳曰。雁門馬

邑豪。鼎壹卽此類。敢往吏。言敢於前往無所畏避也。師古注云。豪桀而性果敢。幾若以敢字屬上讀。致

不可通。

追求。

史記作梨求。注梨比也。

置伯落長。

壽昌案。卽後漢書劉昭志所云里魁之類。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

惡事以告監官。伯卽百字落。邨落也。長卽魁也。若伯亦爲長帥之稱。則與下長字複。其名不通矣。史記作伯格長。徐廣曰。古村落字亦作格。

溫舒擊東越還。

擊東越在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

溫舒請覆中尉。

溫舒以元鼎四年爲中尉。二年免。元封二年以故中尉爲少府。三年徙爲右內史。二年免。六年以右輔都尉行中尉事。二年族誅。

遷關都尉。

史記作關中都尉。

妻亾去歸葬。

史記作尸亾去。注。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壽昌案。史記作尸亾去。言其家匿其尸無可迹。若亾去也。如徐說則異事。必無此理。此云妻亾去歸葬。較得事實。

呂敢擊行。

擊。史記作擊。

還免爲庶人。

據朝鮮傳是以罪當誅贖爲庶人也。

咸宣。

咸、史記作減。

徵爲廢丞。

廢丞、史記作大廢丞。太僕屬官有大廢五丞。

及丞。

史記作及中丞。

中廢爲右扶風。

壽昌考百官表。元封元年咸宣爲左內史。六年免。太初元年故左內史咸宣爲右扶風。是中廢不過數月也。

而杜周任用。

壽昌考杜周傳。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又云。周中廢爲執金吾。考百官表。咸宣於太初元年爲右扶風。三年下獄自殺。是當太初四年。表又云。天漢二年故廷尉杜周爲執金吾。是咸宣死時。杜周亦中廢也。傳忽著此語。明武帝任用武健刻酷之吏。宣死而復專用周也。然杜周爲執金吾至御史大夫。實在咸宣自殺後數年。事勢不相接。

南陽有梅免百政

百史記作白

楚有段中杜少

段史記作般

有暨盧范主之屬

主史記作生

乘駟馬車至圍

顏注曰陳畱圍縣壽昌案圍在漢屬淮陽見地志後漢始屬陳畱觀田廣明時爲淮陽太守治此事可

證顏注微誤

圍使小史侍之

壽昌案圍下當有令字或守尉字但云圍使究何人使之也

初四人俱拜於前

壽昌案魏不害江德蘇明止三人云四人者一竊言之小吏封遺鄉者佚其名也以封關內侯而食遺鄉故亦不載表中而蒲侯蘇昌表云以圍小史捕反者故越王子鄒起侯似非因此役而封即當塗侯魏不害表云以圍守尉捕反者淮陽胡倩侯此傳則以收捕公孫勇之功亦微不合案捕倩在陳畱捕

勇爲圜。雖一事而兩地也。

誅鉏豪彊。

壽昌案。延年入酷吏傳。但云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耳。至沒入焦氏賈氏炭葦諸物。並詐增儻直等事。似貪而非酷也。其他酷事并無傳。

封陽成侯。

陽成紀作陽城。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

案何哉猶云何如。

於是復勅延年。闡內罪人。法至死。

壽昌案。時大司農已被劾奏。故稱罪人。

時郡比得不能太守。

不能言不堪任其職也。猶言不材也。

莫敢與箝。

他本作箝字。非也。惟汲古本正作箝。王莽傳。亡所箝意。亦正作箝字。

雖子貢冉有通莖於政事。不能絕也。

壽昌案。荀子勸學篇云。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注。絕。過也。出身不顧。

言其出身之貴賤高下。皆不顧慮也。

二周餘斃。

斃卽敵也。

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

賀爲少府。在神爵三年。

因數責延年。

數其罪而責之也。

尹賞字子心。

壽昌案。後漢豫州從事尹宙碑有云。尹吉甫元孫言多。世事景王。載在史典。尹言多事。見左傳襄三十年。卽賞之先也。碑又云。故子心騰於楊縣。致位執金吾。卽指賞言。宙殆賞之同族後人也。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頻陽令。

賞本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其才。與頻陽令薛恭換縣。若今奏知縣對調也。

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

壽昌案。此必紅陽侯王立也。王氏五侯。以河平二年同日受封。氣勢張甚。上所云貴戚驕恣也。若僅爲紅陽豪族。何必加貴戚兩字。且後亦不聞捕而治之也。顏注前引各說非是。當以其後一說爲斷。致令辟爲郭。

致置也。令辟。顏注曰。甌輒是也。後加瓦書作甌甃。卽此。

無市籍商販作務。

作務。作業工技之流。見貨殖傳。

而鮮衣凶服。

顏注。凶服。危險之服。壽昌案。服無所謂危險也。凶服。蓋言凶徒作亂之服。如絳幘黃巾。不遵法制之類。皆是。下云被鎧扞持刀兵。方爲危險也。

捕格江賊。

荊州刺史東門雲至爲江賊拜。可知捕格不易。

貨殖傳第六十一

圍奪其人者爲雄桀。

壽昌案。圍。顏注本爾雅釋詁作禁守。非也。當如劉敞曰。圍讀如禦。人於國門外之禦。詩。孔棘我圍。箋云。圍當作禦。管子輕重篇。守圍之國。注圍與禦同。

適齊爲鷓夷子皮。

案韓子云鷓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韓子卽韓非子。據此已在霸越之後。

之陶爲朱公。

括地志云陶卽陶山也。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

故善治產者。

史記作治生。

發貯鬻財曹魯之間。

發貯史記作廢著。

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

而顏淵句史記作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

李克務盡地力。

史記索隱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

錄亦云李悝也。

用鹽鹽起。

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爲苦讀如鹽。謂出水直用不練也。一說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爲鹽也。

烏氏羸。

羸。史記作僕。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

史記注。徐廣曰。涪陵出丹。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

若干畝。卮茜。

卮茜。案孟康曰。茜草卮子。可用染也。案茜草名紅藍。今俗呼紅花。可染紅。卮子俗寫作梔子。可染黃。徐廣云。卮爲鮮支。一作煙支。然據孟注爲卮子。則非煙支也。爲煙支者是茜。

木器漆者千枚。

木器漆者。史記作木器髹者。髹音休。

蒼布皮革千石。

蒼。史記作搗。

蜀卓氏之先。

卓。徐廣曰。一作淖。案此應卽卓王孫之祖或父也。至孝武時。尙有僮客八百人。

富至童八百人。

八百人、史記作千人。

賈魑結民。

魑結、史記作椎髻。

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苴。

其人彊力謂羅哀、當如師古訓、訾次如苴仍當如孟康訓也。

有游間公子之名。

史記作游間公子之賜與、名蓋孔氏公子之名、猶卓氏之號王孫也。

魯人俗儉嗇。

魯人、史記作曹邴氏、曹縣屬魯。

而丙氏尤甚。

丙、史記作邴。

故曰寧爵無刁。

案此當時諺語、未必如孟氏之委曲文致、且如孟說、何由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乎、蓋此乃反揭語、寧寧爲也、無無若也、言與爲爵之貴、無若刁之饒也。

富家相矜日久賈。

言相矜其能以久賈於外不歸家爲善故過其邑不入家門也。

然不能得其利。

壽昌案卽食貨志所謂乘傳求利文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也。

其先爲督道倉吏。

章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爲倉

吏故能藏粟致富也壽昌案督道爲地名若秦時督亢之類。

善富者數世。

善富壽昌案猶衛公子荆善居室之類。

然任公家約。

家約壽昌案猶俗言家誠也約卽如王褒僮約之類。

唯毋鹽氏。

毋史記作無蓋以地爲氏也。

田牆。

牆史記作牆。

安陵杜氏。

史記作安陵杜杜氏。蓋謂安陵之杜氏。與杜之杜氏。爲有兩杜也。

故秦楊目田農而甲一州。

楊、史記作陽。

翁伯目販脂而傾縣邑。

翁、史記作雍。

張氏目賣醬而險侈。

醬、史記作漿。

質氏目灑削而鼎食。

質、史記作邳。

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

稽發、史記作桓發。史記作曲叔掘冢。桓發博戲。雍樂成行賈。此書未分岐。

游俠傳第六十二

飲其德。

壽昌案。飲猶食也。朱買臣傳。呼飯飲之。飲卽食也。飲其德。猶食其惠也。不伐其能。飲其德。不字貫下句。

讀言不伐其能。不食其惠也。既不自矜。亦不望報也。師古訓飲爲沒。則與上不字截斷矣。莊子或不言而飲人以和。又飲君心於江湖。此飲字可通。詰也。又案飲史記作飲。說文飲神食氣也。周語王飲太牢班賞之。注飲饗也。皆食報之意。而飲字尤顯。

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

顏從東將斷句。注云。乘傳車東出爲大將也。壽昌案。文明云。乘傳車東行。將至河南得劇孟也。義甚顯。顏讀頗誤。

陳周膚。

膚。史記作庸。

陝寒孺。

寒。史記作韓。徐廣曰。陝疑作郟。字。潁川有郟縣。南越傳曰。郟壯士韓千秋也。

郭解。

字翁伯。

休。乃鑄錢掘冢。

休。史記作剽。攻不休。

窘極常得脫。若遇赦。

壽昌案。若猶或也。儀禮士昏禮記曰。若衣若笄。左襄十一年。若子若弟。又曰。君莫能以玉帛綏晉。注若皆訓或也。

遂去其賊。

顏注。除去其罪也。壽昌案。去縱之使去也。解爲俠。非讞獄吏。何云除去其罪乎。

請得解客舍養之。

舍養之。養諸其舍也。舍卽館舍賓舍之類。

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

大將軍衛青素謹畏。不肯薦士。所言於上者。獨主父偃與郭解兩人。尙有咸宜。亦因青言。上徵爲廩丞。楊季主子爲縣椽。兩之。

史記作楊季主子主徙解。此作兩諸公送者。事微異。

窮治所犯爲。而解所殺皆在赦前。

壽昌案。所犯爲。爲作也。言所犯法作過之事。呂覽貴生篇。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又與其所以爲。後書邑情厭事爲。皆是。史記無而字。

當大逆無道。遂族解。

壽昌案。後書郭伋傳。高祖父解。父梵爲蜀郡太守。是解之曾孫。伋則其元孫也。解雖被族誅。必有慕其

俠義而藏其後人者。故至東漢復盛也。

西河郭翁中。

史記作公仲。

太原魯翁孺。

史記作鹵翁孺。

東陽陳君孺。

史記陳作田。

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

萬章被殺。當在河平初年。蓋尊以建始四年爲京兆尹。二年卽免。正河平元年。此云河平中。誤。箭張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當卽王尊傳中所云。長安宿豪大滑。翦張禁。酒趙放。東市賈萬也。萬章在西。故稱城西萬章。翦與箭字近而譌。

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

顏從貸字斷句。注云。官以物假貸貧人。令護監之。壽昌案。顏誤句也。此云護卽樓護也。護因出使。求上先人家。會宗族。故人各與束帛。一日散百金。護貧特假貸以給之。讀下文義自明顯。

將軍至尊。

案以至尊稱人臣。此僅見。

稱賤子上壽。

賤子稱始此。

可以償博進矣。

荀悅漢紀引此詔作博負。此作博進誤。進爲史皇孫名。詔書宜諱之也。

主皆藏去以爲榮。

去卽弄說見前。

衣冠懷之。

懷想也。猶想望風采。顏訓滯。

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口令。

劉敞謂丹字衍言爲大司徒史選谷口令。壽昌案。史丹以左將軍卒於成帝永始中。未拜大司徒。且原

涉是哀帝朝事。世次不相及。則劉說爲審也。

分付諸客。

分付二字始此。

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

顏注曰。殺游公及其父。劉攽曰。殺游公父及子。謂游公及游公之子耳。壽昌案。王游公雖與祁大伯同母。而游公之父則姓王也。故上但曰無驚祁夫人。明不寬王游公之父。宜仍從顏注。

祁大伯。王游公。杜君敖。韓幼孺。繡君賓。漕中。叔子少游。

壽昌案。時王莽禁二名。此應皆其字。然如貨殖傳內。書曲叔稽發。而又書雍樂成。又似名與字雜書。

佞幸傳第六十三

願見其衣。尻帶後穿。

尻。史記作𦍋。𦍋音篤。衫襦之橫者。

目夢中陰目求推者郎。

目。史記同。殿本明監本作自。此作目。凌氏本同。義亦佳。顏注云。默而視之。求所夢者。則似本作目字也。

敍傳云。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卽此類。

文帝時間如通家游戲。

案此文帝已微行。不自武帝始也。

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目十數。

顏注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史記鉅作巨。正義言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壽昌案。此勝顏氏每賜之說。

鄧氏錢布天下

鄧氏錢、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

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

顏從遂字斷句、注云、遂成也、成其罪狀、壽昌案、文明云、下吏驗問頗有、猶有狀也、卽上文所言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也、遂字屬下讀、語意明豁、頗有遂三字殊不辭。

北宮伯子。

北宮、師古謂爲姓、史記正義云、伯子名、北宮之宦者也。

天子車駕趨通未行。

通、史記作道。

自有傳。

顏注云、在韓信傳末、案當作韓王信。

給事狗監中。

狗監中、史記無監字、正義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或犬監也、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絃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

壽昌案、史記無司馬相如等語、時相如死已久矣、此云令取司馬相如等當日所作之詩頌、非相如等

及時作之也。延年輒承意，承上令之之意也。丞卽承，古字通。說見前。史記作絃次初詩，正云絃次當初之詩也。

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

史記作久之，寢與中人亂。此作其弟季與中人亂爲是。延年已被腐刑，何能亂也。

任中書官。

宋祁曰：任中字下當有尙字。壽昌案：宋說非也。尙書當時僅主天子書籍，非權要。惟中書謁者屬少府。有令丞、諸僕射、中黃門皆屬之。建始中且爲置尙書員五人可見。

元帝卽位數年，恭死。

壽昌案：宏恭病死在初元二年。見荀紀。是帝卽位初，非數年也。恭用事在宣帝末，後惟石顯顯政。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

權事之事，明監本、凌本作專。殿本從之。壽昌案：作專則當以擅權專柄爲句。而在掌握三字爲贅文矣。似不如從汲古舊本爲是。又考本書顯權顯政皆作顯，無作專者。

爲龍頷思侯夫人。

壽昌案：龍頷思侯韓寶也。時龍頷久廢，後以功封。案道各傳尙從其初封稱龍頷。

任賢爲太子舍人。

案董賢父恭爲御史秩千石得任其子爲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後書公孫述傳注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伯仁爲侍御史任爲太子舍人與此同。

問及其父爲雲中候。

雲中候候屬中尉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各門有門候蔡質漢儀曰門候見校尉執板下拜則其秩甚卑也壽昌案以左右式道候例之秩六百石賢父恭殆以御史任內左降爲候也。

爲駙馬都尉侍中。

駙馬都尉掌駙馬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爲副馬秩比二千石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

其恩愛至此。

恩愛兩字本此。

又詔賢女弟曰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曰配椒房云。

壽昌案漢制昭儀位次皇后甚尊貴賢女弟既拜昭儀又立椒風舍以配椒房迺外戚傳內無傳又未於賢傳內附詳其立廢生卒始末。

其選物上弟盡在董氏。

壽昌案說文弟束韋之次弟也釋名弟第也相次第而上也亦借作等第之第上弟猶言上等也反痛恨雲等。

壽昌案恨說文怨也荀子成相篇不知戒後必有恨注恨悔也此言爲雲怨悔也獨痛惜之也以問譯。

壽昌案百官表有譯官屬典客此是也顏注傳語之人也未晰。

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

壽昌案家人子蕭咸謂其女也顏注云咸自謂非是。

上有酒所。

壽昌案所猶如許也張良傳父去里所復還注里所猶里許也疏廣傳問金餘尙有幾所注幾所猶幾許也。

天子亾戲言。

案閱亦引古語也。

賢與妻皆自殺。

自殺據贊語賢係縊死案王莽傳云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正自殺之證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

案賢自殺於其第，莽令發其棺，移至獄中驗之也。顏注謂發冢取其棺柩，非也。賢方死未葬，安能有冢。此直開發其棺耳。

至尊無目加。

至尊、壽昌案。此至尊對上而言，足知樓護傳中，以至尊稱衛將軍王商之爲僭也。

鄉其弟哭。

案弟卽第，古字通也。他本俱改作第。王莽傳，下賜弟一區，亦作弟，不作第。

買棺衣收賢尸葬之。

壽昌案，上云賢旣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中。此賢吏朱翽又自獄中將賢用棺衣改葬之也。

至大司馬司空封侯。

大司馬司空，劉攽謂浮祇爲大司空，未爲司馬。明多兩字。壽昌案，此因賢傳中大司馬三字屢見，故誤書也。

